

高校哲学社会
科学成果文库
GAOXUO ZHEXUE SHIJI
KEXUE CHENGGUO WENKU

叶守法◎著

书的版本命名

The version of the book named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书的版本命名 / 叶守法著. --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

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112 - 4714 - 8

I. ①书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图书—版本—命名—研究

IV. ①G256. 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6316 号

书的版本命名

著 者: 叶守法

出版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祝 菲

责任校对: 张明明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责任印制: 曹 静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 - 67078248 (咨询), 67078870 (发行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 真: 010 - 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ail: gmcbs@gmw.cn zhufei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78 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2 - 4714 - 8

定 价: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导 论	1
第二章 书的版本命名产生和发展	5
第一节 书的形成	/ 5
第二节 书版的出现与早期的名称	/ 6
第三节 书本的起源与命名	/ 8
第四节 书的版与本的结合	/ 9
第五节 书、版、本的离合	/ 10
第六节 书版本命名的发展	/ 10
第三章 书版本命名的依据与意义	13
第一节 书版本命名的依据	/ 13
第二节 书版本命名的意义	/ 14
第四章 书的版本命名方法	19
第一节 书的单一特点或特征或特性命名法	/ 19
第二节 书的两种特点或特征或特性叠加合并命名法	/ 159
第三节 书的多种特点或特征或特性叠加混合命名法	/ 198
第四节 其他命名法	/ 259
主要参考资料来源	264

第一章 导论

书的版本，指某一种书在载体、纸张、封面、封底、扉页（环衬）、勒口、书眉、书脊、空白、标记、页码、书名、版权、版权页、前言、序跋、目录、标题、插图、书写、传抄、版刻、排版、版面、版口、版心、版式、开本、版次、用墨、字体、字号、行款、行距、花边、图饰、表格、符号、线条、注释、附图、附表、附录、索引、内容的增删修改、编辑、参考文献、印刷、时间、装订的设计与布局、使用及在流传过程中的收藏、批校、题识、钤印方面的记录等有所不同的本子。具体到某一本书时，有些时候也称“版”或“版本”。但是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均叫“本”。如“×本书”是“古本书”，而有时也叫“古版书”或“古版本”。版本命名，就是站在版本角度给书所起的名字。过去的历史表明，有些书，一出版就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名称。如《通鉴纪事本末》42卷，南宋时期的史学家袁枢（1131—1205）的力作，淳熙三年严州郡学以大、小号字刻印，完工后，就形成了字体与书体均不相同的大字版本和小字版本书，分别被后人命名为大字本与小字本。也有些书，是在问世之后，因被其他地区、单位、个人接收复制、或修改订正后再印刷等，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名称。如李时珍于1578年撰成的本草学、博物学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问世之后，刻印达数10次，版本很多，有“一祖三系”之称。一祖，即金陵本，分为江西本、钱本、张本3个系统。祖本—金陵本（万历二十一年—1593年，金陵胡成龙刻成出版。据金陵版题名，药图为其子李建中辑，李建元、李建木绘）含摄元堂本，存世仅7部。江西本系统，盛行于明末清初，包括江西（1603）本、湖北本、石渠阁本、立达堂本、十竹斋本、宽永本（日本）、张朝本、金匱本、五芝堂本、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校点（1977—1981）本等12种。钱本系统，流行于清初至中期，包括钱蔚起本

(武林钱衡本, 1640)、日本承应二年(1653)本、太和堂本、日本万治二年(1659)本、本立堂本、文会堂本、四库全书本、同文堂袖珍本等38种。张本系统, 清末以后才流行, 有张绍棠本, 刻于1885年, 文字参校江西本、钱本二系, 药图依钱本改绘(400余幅), 附有清朝赵学敏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, 流传比较广。此外还有鸿宝斋本、图书集成局本、同文书局本、萃文书局本、商务本、日本半田屋本(1913年刻, 1919年再版。名为《补注本草纲目》, 附《汉药本别名共通索引》)、台北文光本、九龙求实出版社本、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(1957)本、香港商务本等18种。全书52卷, 载药1892种, 其中植物药1094种、矿物与动物及其他药798种(有374种为李氏新增), 附图1109幅, 方剂11096首(其中有8000多首方剂为李氏收集或拟定)。1606年该书传入日本, 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, 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, 出现了英、法、德、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。又如清朝常熟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的《国初群雄事略》, 仅手抄本就有15卷、14卷、12卷、不分卷四个系统的本子。15卷系统有海盐汉唐斋马玉堂藏抄的15卷本、兰味轩庄氏藏抄的15卷本等, 14卷系统有黄丕烈藏抄的14卷本、张尔田藏抄的14卷本、沈韵斋藏抄14卷本等, 12卷系统有张钧衡藏抄的12卷本等, 不分卷系统有“清抄本”等。再如《九尾龟》, 谴责小说, 张春帆著, 描写的是士大夫与伶人、妓女的生活, 1910年出版, “各家书坊纷纷翻印, 版本多至数十百种”。为此, 《九尾狐》、《九尾鳖》等模仿大作也纷纷出笼。又如2008年1月7日的光明日报, 在题为“《三字经》古版本征集得到广泛响应”的一文中说, “自本刊2007年11月8日刊登宁波市鄞州区面向全国征集《三字经》古版本启示以来”, 除收到了“最早明确的道明《三字经》世传王应麟著的由清朝康熙年间王相所作的《三字经训诂》”珍贵版本外, 还征集到了清光绪时期的《三字经注解备要》、民国不同时期的《三字经》版本、大量的现代版本, “最近两年出版的《三字经》版本就收集到117种之多”等等。

一种书的版本名称多或少, 与书的产生时间、流经的地区、阅读使用的人数和被传抄、翻译、注释、校勘、或翻印等方面的范围有极大的关联。从漫长的图书历史上看, 书的问世时间越早, 流传的时间越长, 流经的地区、人员越多, 被传抄、翻译、注释、校勘、或翻刻印刷等方面的范围越广, 被起的名字或所产生的版本名称, 也可能就越多。比如, 某种书是古代问世的, 流传到各个朝代产生了复制本, 这种书, 则可能分别有古代本、唐代本、宋

代本、元代本、辽代本、西夏本、金朝本、蒙古本、明代本、清代本等名称。若此书流传到各个地区也产生了复制本，则还可能分别有浙江本、蜀本、闽本或更具体的杭州本、越州本、婺州本、衢州本、潭州本、赣州本、池州本、建阳本、麻沙本、崇化本、平水本、眉山本、湖州本等名称。若此书流传时，分别被一些官府或私家抄刻产生了复制本，则还可能分别有官抄刻本、私抄刻本、家抄刻本、坊抄刻本或更具体的为内府抄刻本、监抄刻本、府州军抄刻本、仓台抄刻本、计台抄刻本、殿司郎局抄刻本、公使库抄刻本、郡斋郡庠抄刻本、兴文署抄刻本、广成局抄刻本、行中书省抄刻本、各路儒学抄刻本、各个书院抄刻本、司礼监抄刻本、经厂抄刻本、藩府抄刻本、布政司抄刻本、廉访司抄刻本等名称。若是他们抄刻使用的字体或形成的书体有所不同，则又可能分别有大字本、小字本、巾箱本、袖珍本等名称。若是他们使用的刻版印刷技术不同，则还可能分别有水印本、墨印本、朱印本、蓝印本、套印本等名称。若是这些书形成的早晚时间不同，则也可能分别有初印本、复刻本、后印本、重修本、递修本等名称。若此书问世时为卷装的，又可能有卷装本的名称。如果它在问世时没标点符号、没断句，后人进行了标点断句，还可能有标点本的名称。假如它在问世时，既没标点符号、没断句，内容上又有一些错误，后人依据有关资料，进行了比对、改错、标点断句，就还可能有点校本的名称。若是它问世后被著者以外的某位名人收藏过，又可能有某收藏本或某珍藏本的名称。如果它问世后被某位名人校勘过，又可能有校勘本或某校本的名称。假若它问世后，又被著者本人修改或修订过（以书上有修改的文字为准），还可能有修改本或修订本的名称。假如它问世时是写本，后被他人转抄或刻印、铅印、翻印等而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书，又可能有相应的抄本、刻印本、铅印本、翻印本等名称。如果上述版本都是在中国问世的，后流传到其他国家，有关国家则又可能将它们相应的命名为古代中国本、中国卷装本、中国标点本、中国点校本、中国某珍藏本、中国某收藏本、中国校勘本、中国某校本、中国修改本、中国修订本、中国刻印本、中国铅印本、中国翻印本等等。如果以上版本均是四川的，而仅在中国各个地区流传，有关地区还可能将它们相应的命名为古代四川本、四川卷装本、四川标点本、四川点校本、四川某珍藏本、四川某收藏本、四川校勘本、四川某校本、四川修改本、四川修订本、四川刻印本、四川铅印本、四川翻印本等等。假如以上版本均是四川的，后流传到其他国家，有关国家

则又可能将它们相应的命名为古代中国四川本、中国四川卷装本、中国四川标点本、中国四川点校本、中国四川某珍藏本、中国四川某收藏本、中国四川校勘本、中国四川某校本、中国四川修改本、中国四川修订本、中国四川刻印本、中国四川铅印本、中国四川翻印本等。这些也表明，是某个时代、某个地区、某个国家、某个单位、某家族、某个人、某种技术等形成的书，就可以命名为某某时代、某某地区、某某国家、某某单位、某某家族、某某个人、某某技术版本等。

书的版本命名，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，是一门学问，是版本学的核心。它涉及到图书馆学、信息学、分类学、目录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书史学、文献学、文字学、形体学、计量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人类学、结构学、考古学、鉴定学、文艺学、设计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比较学、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里的知识，是一个多学科、多领域有关知识互相交叉结合的文化体系。

书的版本命名，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，是一门学问，是版本学的核心。它涉及到图书馆学、信息学、分类学、目录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、书史学、文献学、文字学、形体学、计量学、植物学、动物学、人类学、结构学、考古学、鉴定学、文艺学、设计学、校勘学、辨伪学、比较学、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里的知识，是一个多学科、多领域有关知识互相交叉结合的文化体系。

中研拿和建新。是时候再向关心氯质斯恩西人与健康即指泰宇文健
信时习尚太的信真青力源象人教。都争山保林瑞封封长。首先关门大梁命
到此中研拿换齐数跟据到尚人暗南斯田基食人教。《图解》的研被造地苦遇
个死神跟进时家时。《图奇金系星》唯又。《图解》。《行者》的研被造地苦遇
托学连带均。第二章 图书的版本命名产生和发展

书的版本命名的产生与发展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历经图与书的形成、版与本的出现、版与本的结合等各个环节。现逐个进行叙述。首先介绍图书的形成。因为版本的产生，有一个基础。这个基础，就是图书。没有图书，版本的命名则无从谈起。

第一节 图书的形成

书的形成，离不开文字，文字是图书形成的基础。远古时期的人类没文字，思想交流、信息传递，仅能靠语言和大脑记忆。时间久了，一些事物就会被遗忘，对自身的发展极为不利。于是人们就想出了许多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，均收到一定的效果。其中效果最为显著的，是传说中距今约 30000 年时彝族织女发明的“结绳记事”，被许多的种族人群使用了很长时间。不少的书籍里均有这方面的记载。例如：汉朝人郑玄的《周易注》说，“古者无文字，结绳为约，事大，大结其绳；事小，小结其绳。”李鼎祚《周易集解》引《九家易》也说，“古者无文字，其有约誓之事，事大，大其绳，事小，小其绳，结之多少，随物众寡，各执以相考，亦足以相治也”等。然而此种方法却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即离开了当事人，很难明白各个“绳结”的具体意思。因此，人们继续想出了一些新的办法。之中，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文字记事。这在许多古籍书中也都有记载。战国时期的著作《周易·系辞下传》就有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此“书契”，应该是书写或刻画文字。汉朝刘煦的《释名·释书契》说，“契，刻也”。古代，用书写或刻

画文字来说明事物、人的思想或记录有关问题的事例很多。诸多的事例中，备受人们关注的，是传说距今 14800 年时，燧人弇兹氏青鸟部的大酋长柯约耶劳创造刻画的《河图》，燧人弇兹氏须女部大酋长柯诺耶劳在观察北斗九星时创制刻画的《洛书》。《河图》，又称《星系轮布图》，由象征阴阳的 20 个图形符号构成，内涵极深，被学术界公认为是“易学、玄学、术学等多学科之先”，是人类早期的图形文字书。《洛书》，为“星象历”，是人类早期的图书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“最早记录在《尚书》之中，后入《易传》，诸子百家也多有记述，太极、八卦、周易、六甲、九星、风水等皆源至此”(baike.baidu.com/view/102528.htm 74K 2009-3-30)，被有些学者视作中华文化、阴阳五行术数之源。

第二节 书版的出现与早期的名称

书版的出现，给版本命名带来了希望。版，是探索版本命名之源。没有这个源头，就难以考察版本的命名。版的使用，是考察版本命名的线索。没有此线索，便无法了解版本命名的真实情况。

版，有泛称与专指两种概念。一、泛称“片状的物品”。有时与“板”通用。例如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说，“判也，从片，反声。”朱骏声《说文解字通训定声》说，“判木为片，名之为版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说，“凡施于宫室器用者，皆曰版。今字作板。”片状的物品，可分为有文字图画的片状物与无文字图画的片状物两大类别。但是，版不能包括“板”的全部内涵。因为“板”字，有时可以外延到对人的一种称呼，比如，把某一位艺人、某一些土地的主人，或某一个商店、工厂、公司、团体、单位的领导，或者是高等学校的研究生导师等尊称为“老板”，而不能尊称为“老版”。“板”字，还有时作为动词使用，例如，老师给学生讲课时，把讲稿的提纲要点或全部内容写到黑板上，称作“板书”，而不称作“版书”等。二、专指书版，即有文字图画的片状物或准备作为书版的片状物。例如，《仪礼·聘礼》说，“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。”“名”即字；“方”，郑玄注说，“版也”，是一尺见方的板。古代，行文超过百字，一块板写不下，就写在若干根竹（木）简上，编成简策。竹（木）简，实际上就是竹（木）片，

也称竹（木）板。古人写信，常用一块板，所以又将书信称为“尺牍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牍”：“书版也”。古代的奏议也多用版。王充《论衡·量知篇》说，“断木为椠，析之为版，力加刮削，乃成奏牍。”将载有文图的片状物或准备书写刻画文图的片状物，称作“版”，可能是从古一直延续至今，没间断过，并且从黄帝时期就写入了文献，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说的“著之玉版”；《逸周书·大聚》中说的“铭之金版”；《旧唐书·文宗本纪》中说的“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，敕诸道府，不得私置日历版”；今天在板上作的画，称为版画；载有文图信息的光盘片，称作的光盘版、网络版等等。大量的实物表明，有文图的片状物，均称为“版”，而不称作“板”。“板”，通常是指没有字画的片状物。

从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实物来看，古代有文字图画的片状书版，已经难以尽数。目前发现比较早的是1987年5月，中国考古队于河南贾湖的一中年男子的墓穴中发现8000多年前的龟甲、骨器、石器等16个契刻有符号（其中有1片乌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像眼睛）的片状物。英国广播公司（BBC）中文网站对这些契刻符号发表看法说，它“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”。其次，是1987年6月，在安徽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，发现的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墓葬，之中的4号墓室中部的死者胸前，放置的1块玉版图片和1只玉龟，经中科院实验室测定，制作于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。玉版、玉龟紧紧叠压在一起，像是龟托玉。玉龟有背甲和腹甲，由孔与暗槽相连。玉版片为长方形，“正面刻有两个同心圆，小圆内刻有方心八角星纹；大圆对着长方形的四角各刻有一圭形纹饰；两圆之间被平分为八等份，每等份雕刻一圭形纹饰”；与文献记载中的“河图洛书图”吻合。此发现，说明了作者当时有可能见到过或听说过《洛书》、《河图》的内容；也说明了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的载体有可能是龟甲、玉版、石版或是其他片状物体，或凌家滩的玉龟、玉版图可能是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的修改版的仿制品；还说明了早期有可能称载有文字图画的片状版为“图”或“书”。（《河图洛书正义》网络版，洛阳易经学会副会长洛阳大学兼职教授尚惠民著，post.baidu.com/f?kz=144489829 65K 2006-11-3）

第三节 书本的起源与命名

本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木下曰本，从木，一在其下”，指树根、根本。将书称为“本”，在文献中出现较早的，是西汉时期刘向的《别录》；书中说，“一人读书，校其上下，得谬误，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曰讎”（《文选·魏都赋》，李善注引；又见《太平御览》卷 618 引）。“持本”，即手持书本之意。然此处所说的“本”，是何种载体的书？是否还有它意？学者们的解说，却各有不同，有的说是简策的版本（余嘉锡《目录学发微》），也有的说是“既有原本、定本之意，也有以本计量之意”等等。但是，从吴树平的《风俗通义校释·佚文》的“刘向为孝成皇典校书籍二十余年，皆先竹书，改易勘定，可缮写者以上素”内容上分析，刘向《别录》的“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曰讎”中的“持本”，应该是修改勘定的“竹简本”；之中的“一人读书”，是抄写好的“缣帛书”。这也说明“本”在最初的命名时，在实质上与“版”没有区别，仅是在特殊的环境里或有些情况下，为了便于区别不同载体，而改换的一种名称，即给“版”又起了一个“别名”。因为，就这一事例来看，“竹简”，即是“竹片”或称“竹板”；“竹简本”，也可称为“竹版书”，是以片状物为载体形成的书。这一事例表明，“版”到了这一时期或之前，又有了“本”的名称；“书”到了这一时期或之前，也有了“缣帛”等新的载体。之后，“本”的载体内涵又在不断扩大、形成方法也在增加，且有了文献记载。如，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后序载：“洪家遭火，书籍殆尽，唯有抄本两卷在巾箱中，常以自随，故得犹在”。再如，南北朝时期，北齐（550—577）的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卷 6《书证》中，就在手抄的一种书下列出“河北本、河南本、江南旧本、江南古本、江南书本、俗本”等名目。又如唐朝司空图的《司空图表圣集》卷 9，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《律疏》一文，题下注有“印本共八百纸”等。南宋时，还出现了《遂初堂书目》（1 卷，私家藏书目录），尤袤（1127—1194）辑编。尤袤，字延之，自号“遂初居士”，无锡人，绍兴十八年进士，曾任秘书丞、礼部尚书。家中藏书丰富，于九龙山（今无锡惠山）下建设遂初堂。今传《遂初堂书目》，总收录图书 3000 余种，

分为 44 类，计经部 9 类、史部 18 类、子部 14 类、集部 3 类；对四部分类体系作了调整，突出当朝著作与新出现的图书，设有小说、类书、乐曲等小类。在经部书和一些史部书名之下简记版本情况，如记《史记》有“川本”、“严州本”。该书目中著录的版本有旧本、旧监本、秘阁本、京本、旧杭本、杭本等，但未记刻书地点与年月。所录图书，只对部分条目著录作者，一般仅录书名、不注明卷数与作者姓名。对所录刻本书之各种版本则多予以说明，例如正史类有川本《史记》、严州本《史记》；地理类有秘阁本《山海经》、池州本《山海经》等。所收版本主要有旧监本、秘阁本、京本、旧杭本、杭本、严州本、越本、吉州本、池州本及川本等 10 多种。此书开创了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，并将刻版印刷的书籍，首次写入了版本书目文献。

第四节 书的版与本的结合

将书的“版”与“本”合为一词，作为书的代称，具体始于何时，又是哪一本书，众说纷纭，也无确切依据。现只能根据一些文献记载的有关现象分析判断。宋朝叶梦得的《石林燕语》卷 8 中说，“唐以前，凡书皆写本，未有模印之法，人以藏书为贵。人不多有，而藏者精于雠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。学者以传录之艰，故其诵读亦精详。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《六经》版印行。国朝淳化中，复以《史记》、《前后汉》付有司摹印，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，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。学者易于得书，其诵读亦因灭裂。然版本初不是正，不无讹误。世既一以版本为正，而藏本日亡，其讹谬者遂不可正，甚可惜也”。朱熹在《上蔡语录跋》中说，“熹初到括蒼，得吴任臣写本一篇，后得吴中版本一篇”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 1 说，“雕板谓之版，藏本谓之本。藏本者，官私所藏，未雕之善本也。自雕板盛行，于是版本二字合为一名”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 18 中说，“版印书籍，唐人尚未盛为之。自冯瀛王始印《五经》，以后典籍皆为版本”。《宋史》卷 431 《邢昺传》说，真宗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，问昺经版几何？昺曰：“国初不及四千，今十余万，经传正义皆具。臣少从师业儒时，经具有疏者，百无一二，盖力不能传写。今版本大备，士庶家皆有之。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”。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说，“尹少

稷强记，日能诵麻沙版本书厚一寸”等。这些事例说明，将“版”与“本”在文字上合为一词，作为书的代称写入文献，可能始于北宋朝，早期的“版本”，是指“剞劂”、“镌木”、“模刻”、“繡梓”、“梓行”、“刊行”、“镂版”、“雕版”、“镌版”、“锓版”、“刻版”、“刊版”、“椠版”等刻版印刷的书籍，以区别写抄本与“版”载体等书籍。但是，刻版印刷的书籍，最初可能不叫“版本”，而是称名为“印本”，上述唐朝《司空图表圣集》中《律疏》一文的题下注“印本共八百纸”，就是例证。此例也说明，刻画有文图的“版”之作用，到了唐朝才得以充分发挥；即不仅让它继承了承载文图书籍的传统，而且还让他发挥了复制文图书籍的作用。

第五节 书、版、本的离合

书、本，在《洛书》问世时，就与“版”合为了一体，即是说当时便把载有文图的片状物称之为“书”。后来，便解体了。例如，前述汉朝刘向《别录》的“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，若怨家相对，曰讎”中的“本”与“书”，分别为修改勘定的“竹版本”与抄写好的“缣帛书”；“书”在这里，显然是要表明与“本”的载体不同，不再是片状物的“版”了。之后，书与版、本，又合为了一体。比如，上述唐朝的“印本共八百纸”、“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，敕诸道府，不得私置日历版”；北宋时期的“今版本大备，士庶家皆有之。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”等，就是如此。这些事例也说明，在古代，人们根据不同的环境与实际需要，有时将“书”、“版”、“本”、“书本”、“版本”的名称通用，有时又区别使用；这种用法，至今未变。

第六节 书版本命名的发展

随着刻印技术的不断发展，书的“版”、“本”、“版本”之词的内涵和版本命名范围，逐渐扩大，不断地向前后左右各个时段的方向延伸。书的“版”，从以上对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载体的叙述可以看出，开始的载有文图信

息的“版”，可能不叫“版”，而是称作“图”或“书”，之后可能是到了皇帝时期才改过来，且按载体材料名称来称呼，如前述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的“著之玉版”。这一现象有可能是延续到唐朝，才有所改变，即以书的内容类型进行命名，如上述《旧唐书·文宗本纪》说的，太和九年（835）十二月“丁日，敕诸道府：不得私置日历版”。进入宋朝，书的“版”之内涵，又扩充到刻版印书的代称，即刻版印刷的书，不论是何种内容，印刷到何种载体上，均称“版”，如以上所述《宋史》卷431《邢昺传》说的“今版本大备”等。后来，书的“版”，又逐渐演变成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種载体书的简称，但是，这种简称不常用。

从以上所述分析，本，作为书的代称，最早的书面记录，可能是西汉的文献，如以上所说刘向《别录》中的“一人持本，一人读书”等，且代称的可能是“竹简书”。到了魏晋南北朝，本的内涵和版本命名范围，便扩展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载体的抄写书籍，例如晋葛洪《西京杂记》后序，“洪家遭火，书籍殆尽，唯有抄本两卷在巾箱中”；南北朝的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卷6《书证》中一种手抄书下列出的“河北本、河南本、江南旧本、江南古本、江南书本、俗本”等。至唐朝时，本的内涵和版本命名范围，则扩展到个别刻印的纸本书，如上述唐朝《司空图表圣集》中《律疏》一文题下注有“印本共八百纸”等。

进入北宋王朝，将代称为书的“版”与“本”合为“版本”，并作为木刻印书的版本专用名称首次载入文献，如前述的《宋史》说的“今版本大备”。到了南宋王朝，便把木版刻印书的专用代称“版本”，又简化成了“本”，回到了唐朝木刻印本与汉朝以来各种载体的抄写书籍的称谓上，如上述南宋出现的《遂初堂书目》等记录。这样，版本就在纵横两个方向上，囊括了历史上各个地区国家的写、抄、木版刻印的书籍，从版本命名角度上说，明显的是一个发展进步。之后，由于各种活字、版刻、印刷技术的陆续出现，版本的内涵也相应地扩展，所囊括的内容也越来越多；到目前，它不仅包括木刻印刷的各类版本，而且还包括各种金属、玉、石与塑胶等其他类型的刻版印刷本、写刻版印本、活字版本、泥刻活字版本、木刻活字版本、铜刻活字版本、瓷（磁）刻活字版本、锡刻活字版本、铅刻活字版本、珂罗版印本、钤印本、朱印本、蓝印本、套刻版印本、痘版印本、拱花刻印本、影刻活字版本、石刻印本、后印本、汇印

本、铅刻版印本、泥版刻印本、铜刻版印本、影写版印本、毛刻本、汲古阁本、胶刻版印本、油印本、影印本、稿本、手稿本、清稿本、写本、抄本、新抄本、旧抄本、精抄本、毛抄本、影写本、内府抄本、内府写本、进呈抄本、影宋写本、朱丝栏抄本、乌丝栏抄本、激光照排版本、袖珍本、彩绘本、孤本、善本、珍本、伪本、电子版、网络版、不同类型的纸张印刷本等等。

（原稿文稿国、习册）；并和档案部门沟通，整理了《卷首动事》（其书稿行文）；整理有关资料，将原稿整理成一个民约本。在此基础上，新出图《赵普集》（其书稿整理成一个民约本）。赵普为北宋名相，其人品高洁，为人正直，清廉自守，深得宋太祖、宋真宗、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等皇帝的器重。其生平事迹，著述，奏疏，表文，书信，诗词，杂著等，皆有记载。其人品高洁，为人正直，清廉自守，深得宋太祖、宋真宗、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等皇帝的器重。其生平事迹，著述，奏疏，表文，书信，诗词，杂著等，皆有记载。

第三章 书版本命名的依据与意义

书的版本命名是一种文化、一门科学，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，按照人们的需求而变化，认真研究做好书的版本命名，解决书的版本命名中的问题，不仅有利于保存、检索、利用、管理有关书籍，区分书的价值，而且也有利于掌握书的版本命名的规律，进一步推动书的版本命名文化的开展和创新。书的版本命名的依据很多、意义很大，表现于书的自身特征、特性、特点、价值的方方面面，与人们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。

第一节 书版本命名的依据

不同的书，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外部或内部的特点或特征或特性。外部特点或特征或特性，主要表现在书的外表装饰（如花纹、图案等）、形体（如大小、宽窄、方形、长方形、圆形、椭圆形、菱形、多边形、三角形等）、文字、尺寸、封面、封底、书脊、书皮、书耳、书签、书脑、书首、书根、书口、书名、著者等方面的不同之点上。内部特点或特征或特性，则主要表现在书的纸张、扉页（环衬）、勒口、书眉、空白、标记、页码、版权、版权页、前言、序跋、目录、标题、插图、书写、传抄、版刻、排版、版面、版心、版式、开本、版次、用墨、字体、字号、行款、行距、花边、图饰、表格、符号、线条、注释、附图、附表、附录、索引、内容的增删修改、编辑、参考文献、印刷、时间、装订等方面的设计与布局、使用及在流传过程中的收藏、批校、题识、钤印方面的记录等方面的不同之点上。这些特点或特征或特性，放到相应时代（朝代、年代、古代、近代、现代、当代等）、地区